



最生动的
动物美文

主编◎马国兴 吕双喜

一只在夜色中穿行的

猫

每个人的生活，都是由一篇篇美文组成，一页翻过，又是新的篇章，看

“小小说

想内涵、艺术品位和智慧含

量兼具，在这个信息碎片化的网络时代，为您提供精良的智慧读本。



郑州大学出版社

YIZHI ZAI YESEZHONG CHUANXING DE MAO



小小说·美文馆



最生动的动物美文

主编◎马国兴 吕双喜

猫

一只在夜色中穿行的

每个人的人生，恰如由一篇篇小小说与美文组成，一页翻过，又是新的篇章，看似习

“小小说·美

量兼具，在这个信息时代和网络时代，为您提供精良的纸质读本。



郑州大学出版社

郑州

YIZHI ZAI YESZHONG CHUANXING DE MAO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生动的动物美文·一只在夜色中穿行的猫/马国兴,
吕双喜主编. —郑州:郑州大学出版社,2013.5
(小小小说美文馆)
ISBN 978-7-5645-1393-1

I. ①最… II. ①马…②吕… III. ①小小小说-小说
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43817 号

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

出版人:王 锋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写意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制

开本:710 mm×1 010 mm 1/16

印张:13

字数:230 千字

版次:2013 年 5 月第 1 版

邮政编码:450052

发行部电话:0371-66658405

印次: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:ISBN 978-7-5645-1393-1 定价:28.0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向本社调换

目录

大鱼	安石榴	001
冬季	杨晓敏	003
远逝的白天鹅	杨晓敏	005
红鬃马	申 平	008
怪兽	申 平	010
猎豹	申 平	012
打猎	阿 成	014
第十八只猫	黄建国	017
蝎子的命运	胡 炎	020
阿宠的春天	陈力娇	023
猎犬黑豹	陈力娇	026
天鹅的鸭子	茨 园	029
夜空中的流星	茨 园	031
女孩与狼	侯发山	033
老人与蛇	孙春平	036
小宠物	巩高峰	039
消失在街角	龚房芳	042

请问我可以进来吗	龚房芳	044
我们家和灰兔家	龚房芳	047
骑马	包兴桐	049
我家过去年代的一只猫	李 娟	052
和一只兔子谈感情	梁小萍	055
龟兔紧紧地抱在一起	戴 希	058
黑狼	易 凡	060
黑猫	远 山	063
绝唱	符浩勇	065
盲鳗的盛宴	荒 城	067
死亡的姿势	荒 城	070
鼠斗	申 剑	073
做王	申 剑	076
闪灵	高海涛	078
躺着睡觉的马	周海亮	081
一只不幸而幸运的羊	巴图尔	083
丢失的羊	巴图尔	086
训禽记	马国兴	089
两家人和两只狗	赵 新	091
逮了一只獾	赵 新	094
猎貂	乔 迁	097
女孩·白鹭鸟	贺敬涛	099
医学的奇迹	[美]詹姆斯·赫里欧 著 庞启帆 译	101
小猫史莫奇	[美]潘妮·波特 著 庞启帆 译	103

义犬	江 岸	105
不放弃的鹅	张爱国	108
麋鹿安亚尔	张爱国	110
母黄羊之死	[蒙古]策·罗岱丹巴 著 照日格图 译	112
克拉克山羊	马 卫	115
撵山狗	石建希	118
赛虎	石建希	121
鸟吟	王明新	124
狼	鸿 琳	127
猴戏	鸿 琳	129
笨拙的母爱	余显斌	132
好兵李大壮	谢友鄣	135
打鸟	刘 林	138
大错	贺点松	141
头狼	赵文辉	143
舅舅家的狗	戴宝罡	145
一小块熏肉	许 仙	147
一只在夜色中穿行的猫	魏得强	150
羊的悲哀	雷三行	153
一条悲惨的狗	赵宏欣	156
一条忧心忡忡的蛇	非 鱼	159
一头牵不上楼的驴	徐国平	162
白狐	徐国平	166
一只羊的爱情生活	沈岳明	168

牛祭	樊碧贞	170
医生和蛇	宋炳成	172
壮壮	韦如辉	174
“猪”比“牛”更重要	黄克庭	177
狗性	赖全平	179
雁不归	许 锋	181
麻雀	王雪涛	183
狼狗贝贝	杨轻抒	185
猎杀	刘万里	188
小树和牛	于心亮	190
人与鸟	高 军	192
夏之舞	[美]伊丽莎白·詹宁斯 著 闻春国 译	194

大 鱼

安石榴

镜湖里有大鱼,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鱼。就是说不是一米两米长的大鱼,而是三四十米长的大鱼。

镜湖大鱼的事情虽不及喀纳斯湖大鱼影响广泛,但也终于是沸沸扬扬的了。

这是个噱头吗?抑或是炒作?都不关我的事,我用这样的语气叙述和任何传媒不搭界,只因为……等一下!

我的伯父住在镜湖边,是个老林业,年轻时在镜湖水运厂,专门把刚砍伐下山的原木放入湖中,排好,原木就顺着湖水的流向被运出山外。我从来没亲眼见过水运原木的壮观场面,它像一种灭绝的动植物永远消失了。我只见过一幅版画,不过我觉得好在只是一幅版画。

我的伯父安居山中,和伯母养了一头奶牛、两只猪、三箱蜜蜂、一群鸡、一条狗,侍弄一大块园子。

那一次我到伯父家,正是关于大鱼的传说四处播散的时候,但是从没有人通过任何方式捕捉到它。是的,从来没有。

我走进院子的时候,伯父和伯母正在八月的秋阳里采集蜂蜜。伯父穿着一件半截袖的老头儿衫,露着两只黝黑的胳膊,一只脚踏着踏板,蜜蜂们“嗡嗡”地围着他转。我看得心惊胆战——伯父稀疏的头发里、伯母的鼻尖上都有蜜蜂爬来爬去。

我把照相机、摄像机、高倍望远镜等机械,高高架在伯父的院子里,一排枪口一样对着湖面。在这些事情完成之前我没有说一句话,伯父伯母也未理睬我。

我问伯父:“真的有大鱼吗?镜湖就在您眼前,您见过大鱼吗?”

伯父沉吟了片刻,说:“你记好了,什么事情都不能让人知道。”伯父把“人”字说得很重。“人要是知道了,就不妙了。要是人不知道这山里有大松树,那些大树就还活着,现在还活着,一千年一万年也是它。人知道了,那些大树就没有了,连它们的子孙也难活。”

我心里当时充满了探索的欲望,打断大伯,说:“求您说实话,到底有没有大鱼?”

大伯深深地看了我一眼,不吱声。我突然感到不同寻常的异样。首先是大黄狗,刚才还在我身边蹦跳着撒欢儿,这一刻忽然夹起尾巴、耷拉着耳朵、耸着肩膀溜烟钻进窗户下面的窝里去了。几只闲逛的鸡伸长了脖子偏着头,一边仔细听,一边高举爪子轻落步,没有任何声息地逃到障子根去了。

我猛地领悟了伯父的眼神,随即周遭巨大的静谧漫天黑云一样压下来。阳光并不暗淡,依然透明润泽,但是森林里鸟儿们似遇到宵禁,同时噤声,紧接着,平静如镜的湖面涌起一层白雾,顷刻一排排一米多高的水墙,排浪似的一层一层涌来,然后……等一下,你猜对了。

大鱼出现了!

大鱼又消失了!

一切恢复原样。

我带的几件现代化机器等于一堆废铁。是的,我没来得及操作。我懊恼地坐在地上,看着鸡们重新开始争斗,大黄狗颠儿颠儿地跑出院子站在湖边高声吠,森林里鸟儿们的歌声此起彼伏。我忽然想:其他动物或者植物该是怎样的呢?

伯父却淡淡地说:“我们活我们的,它们活它们的,互不侵犯。”

又说:“你倒是个有缘的,有时候它几年也不出来一次。”伯母在旁边连连点头。

随后的一个月时间里,我都住在伯父家里。我睡得很少,吃得也很少,基本上不说话,但是心里很静很熨帖。伯父伯母每天仍然愉快地忙碌着,两只猪、一头牛短促的呻吟和悠长的叹息互相唱和,呈现的都是生命的本来面目。

一天晚上,伯母拿出自酿的山葡萄酒,我和伯父喝着唠着,伯父就给我讲又一个惊人的森林故事。

野人?外星人?等一下,别猜了,你猜不对。而且,我和伯父一样,不会说出一个字。

打死也不说。

冬 雪

杨晓敏

你围在牛粪火旁，百无聊赖的样子。分配到西藏最偏远、海拔最高的哨卡，你难免怨天尤人，愁肠百结。白天兵看兵，夜晚数星星，这个叫“雪域孤岛”的地方，毫无生气可言，一簇簇疏落的草茎枯黄粗硬，辐射强烈紫外线的太阳朝升暮落，点缀着难挨的岁月。

你的思绪只是一条倒流的小河，两个月前的军校生活，总让你濯足在倒映着鸟语花香的碧波里流连忘返。你不愿想象未来，面对现实生活你无法排遣心理上的屏障，编织出彩色的梦幻。就像被哨卡周围皑皑林立的雪峰困住一样，使你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超越过去。

你懒洋洋地直起腰，被一阵阵吆喝声召唤出来。

士兵们在雪野里奔跑着，一派散兵状。人群中间，跳跃着一头小兽，连续几天落雪，这只在哨卡周围时隐时现的红狐狸，终于耐不住饥寒，钻出来觅食了。哨兵一声呐喊，大伙出动了，偌大的雪野成为弱肉强食的场所……

你看见狐狸在一位士兵的怀中剧烈喘息着，肚腹起伏得厉害。大伙头上笼罩一团哈气，喊叫着围拢上来，露出胜利者的骄矜。

当时的直觉告诉你，它简直不是一头小兽，该是美的精灵呢！它的眼睛是幽怨的，蠕动的姿态是娇嗔的，红艳艳的毛皮多亮多柔软啊，仿佛一团火焰正在燃烧……

士兵们击鼓传花般传递着狐狸。

“那个搞起的，一挨它，手上的冻疮就消肿了。”

“我说川娃儿，别吹壳子啦，它可不是你整天装在衣袋里的那个细妹，有恁乖？”

刚从哨塔上跑来的是个新兵，脸上早冻得裂开了花，嘴唇的血渍使他不

敢大声说话。他把狐狸贴在脸腮上,贪婪地抚摩一会儿,说:“都说狐狸臊,我怎么会闻到甜丝丝的味道?”

你平静地望着这一切,多少觉得有点无聊,面部的肌肉不时抽搐几下,从心里对他们说,这大概是自我心理平衡在发生作用,冬季太可怕了。

不知何时士兵们不做声了,只把目光齐刷刷地盯向你。那意思再令人明白不过地表达出来——杀掉狐狸,做条围巾什么的,让站岗的哨兵轮流戴它,或许对漫长而凛冽的冬季是一种有效的抗御。

四川兵从身上摸出一把刀,犹豫着递过来。

你看看刀,看看狐狸,脑海变幻出和氏璧、维纳斯以及军校池塘里的那只受伤的白天鹅之类的东西。当你充分意识到这种思维的不和谐不现实甚至离题太远时,你在短暂的沉默中,唤起了自己姗姗来迟的恻隐之心。

四川兵手中的刀捏不住了,落地时众人的目光倏地变得复杂。有人“哼”了一声,用脚把雪花踢得迷迷蒙蒙——对你这个哨卡最高长官的犹豫不决和不解人意,表示出极大的蔑视和不信任。

你的腮帮子鼓胀几下,吞咽一口唾液,弯腰从雪窝里抠出那把刀。你再一次抬起头来,大家依然无动于衷。你只好试试刀锋,左手抓过狐狸,把它构造精美的头颅向上一扳,用嘴吹开它脖颈上飘逸的柔毛,右手缓慢而沉稳地举起刀……

狐狸本能地痉挛起来,恐惧中闭上那美丽绝伦的双眼,悠长地哀鸣一声,悲戚之至。

士兵们似乎被当头浇下一盆冷水,瞬间清醒了,几乎同一时刻,全扑上来,七八双粗糙的大手伸出来:“别……”

时间凝固了。脸上裂花的新兵,扑通一下跪在雪地上,抱住你的腿呜咽着说:“哨长,还是放走它吧,有它来这儿和我们做伴,哨卡不是少些寂寞、单调、枯燥,多些色彩吗?我……情愿每晚多站一班岗,也不要狐狸围脖……”

你的思绪变得明晰,沉重地呼出一口浊气,爱怜地抚摩几下新兵的头,心里说,你也教育了我。尔后大吼:“起来!”手一甩,刀“嗖”地飞出老远。

狐狸蜷曲雪地,试探着抖抖身子,小心翼翼地士兵们中间逡巡起来。待大伙让开一条路,便腾跃着向雪野掠去。士兵们目送一团滚动的红色火焰,没入辽远。

你强烈感受到,自己的灵魂涅槃过后,和哨卡从此结下不解之缘了。

远逝的白天鹅

杨晓敏

儿时，一位风水先生从我家门前过，停了一会儿，认真地对父亲说，你家门口有这么一眼甜水井，房后一条胡同通过去，连着偌大的南窑塘，地脉水气相通，后人会有出息的。这话传开，父亲和乡邻的眼里，便多了几分自豪。父亲人缘不错。我自然得宠了。

夏天，我嚷着父亲要去“淘塘”。就是在“寨壕”的某一段截住，把水一桶一桶地舀干。就是在一只水桶上拴上绳子，两边的人同时协作扯动水桶，甩过截流的塘埂去。这是一种笨重的体力劳动，成千上万次的单调重复，乏味极了，时间稍长，手上勒起血泡，继而腰酸腿疼。在我纠缠下，父亲无奈，和几位合得来的叔叔伯伯们一嘀咕，真的两副桶轮番换人，哗啦哗啦扯个不停。从黎明到半下午时，塘里的水浅浅见底了。这是个令人惊喜的场面。鱼们大难临头，嗖嗖乱窜，搅动一池淤泥浑水。我快活极了，手拈一把鱼叉，钻入浓密的芦苇里，猫一般地寻觅那些藏匿的大鱼。细流的水口处，鱼们斜着白白的身子，翩翩而过。指甲般大的小金鱼，身染浓浓的胭脂，煞是娇憨可人，平时难得一见，如今一溜儿踊跃而过。我真想顺手捞上几尾装入水瓶里，观赏几天。可此刻我却全神贯注地搜寻那些大鱼。忽见一袭荷叶下，漾动波纹。待我用叉挑开荷叶，嘿，一条大鲤鱼露出脊梁，左盘右旋，正无所适从呢！我离得更近些，嗖地一叉，便扎了个正着。叉杆一阵抖动，大鲤鱼被我高高地举过头顶。我叉的，怎么样！我边嚷边跑，把叉的大鲤鱼摔到岸边。我无暇顾及父亲和叔叔伯伯们复杂的目光，又挥叉下塘了。

随着我的欢声笑语，我一趟趟地把叉着的大鱼摆满了岸边。我为自己的勇敢和劳动，兴奋得不能自己。等到几乎扯干水塘时，塘心里只剩下些小鱼了。我对目瞪口呆的父辈们说，今天的大鱼，全部是我逮的。父亲阴沉着

脸，一言不发。八叔急忙说：“洲儿，你真棒！”

我睡意朦胧中，见父亲回来了。呼啦一声从破麻袋里倒出不少鱼。我醒了，正想坐起看个究竟，却听母亲问，你咋净分些小鱼？父亲努努嘴，问，洲儿睡了吗？母亲颌首。父亲懊恼的声音：“唉，本来塘里有十几条大鲤鱼。如果是鲜活的，拉到新乡会卖个好价哩，他们几家都需要钱花。看到洲儿满塘乱扎，弄得鱼身上尽是窟窿，我几次都想揍他一顿。大家嘴上不说，心里怨着呢。他八叔劝说，咱逮鱼本来是冲孩子来的，不是为挣钱的。这孩子平时念书用功，说不定将来咱还沾他的光呢。死鱼我去卖，赔了算我的，让他尽兴扎吧。”父亲说着摇了摇头，叹息道，水都弄干了，不扎死，还怕鱼飞了吗？母亲默然，无奈地说，唉，毕竟是孩子嘛。

一席话，胜过我在塘边儿念的几本书，被窝里我珠泪涟涟，无语凝噎。如今我早已做了父亲，多少次面对儿女们幼稚而纯真的言行，似乎想得很远很远。

那一年的秋末，天气格外寒冷。忽一夜阴风凛冽，天亮时愈觉寒气袭人。村边儿所有的水塘过早地冰冻了。先有人在冰上试了试，竟纹丝不动。聪明的故乡人回家扛锹拿铲了。塘面上的芦秆、蒲条和杂草凝结干脆，根本不用刀割，人行在冰上，挥动锋利的铁锹一顺儿沿冰面铲过去，苇草们纷纷倒下，一会儿便铲翻一大片。苇秆可以编织盖房用的顶席，杂乱的草，可生火煮饭。

我抄手站在塘边儿，不知该说些什么。笼罩着神秘氛围的南窑塘，被热火朝天的人们剃头一样铲个精光。过去的草生草枯，再胆大的人也不敢问津。它瞬间成为白茫茫一片，似乎失去了所有的风采。忽听一阵吆喝，南窑塘的最深处，薄薄的冰面上，从天而降一只白天鹅。它拨开一小片仅够容身的水面，惊慌地旋转着身子。一声引颈长唳，甚觉悲凉。果然从远处跑来一群人，前面的那位，手中分明攥一杆猎枪。他们从远处尾追着白天鹅，撵到这里。过去白天鹅年年曾在南窑塘栖落，都不曾受到伤害。尽管当时的故乡人，并不知晓还有野生动物保护法之类的条文，可谁对雍容华贵的白天鹅，不萌动一丝恻隐之心呢？今天，尚未迁徙的白天鹅是来寻求避难所的吗？

猎手在一步步靠近，猎枪已经平端起来。白天鹅面对死神降临，依然昂着高傲的头颅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猛挥一下胳膊，大吆喝一声，哦哟——！白天鹅瞬间惊离水面。枪响，冰面上落满霰弹。白天鹅深情地留下眷恋的



一瞥，便向南腾空而去。

猎手恶狠狠地逼近了我。我吓得连连后退。他怒气冲冲的拳头终于未落在我身上，因为我身后，早站满一排手握铁锹的汉子。

我的清水塘哟，你让我欢乐让我忧。

红鬃马

申 平

一连几日,红鬃儿马子老不按时回来,回来时全身便如水里捞出来的一般。

那天,红鬃儿马子索性一夜未归,主人一早骑马去找,却见它正站在一座山头上,冲着东方红日嘶鸣,那剪影极为精彩。主人策马驰去,看见儿马子又是全身湿透。疑疑惑惑把它赶回马群,套住它用马鞭子揍它一顿。可是这天晚上,儿马子挣断缰绳又跑了。主人不得不留心到底怎么回事。

太阳偏西,红鬃儿马子独自离开马群朝着草滩那边的山上跑去。夕阳射在它的身上,它的身子如锦缎一样闪闪发光;夕阳也照着它的红鬃,那顺着脖子拖下来的长长的鬃毛一跳一跳,正如一团火焰在燃烧。

主人骑着马,远远跟在后面。他刚跃出山冈,立刻使劲勒住马,他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。

两只狼!

这是两只狡猾的狼。它们一前一后把红鬃儿马子夹在中间,转着圈子寻找攻击机会。儿马子却毫无惧色。它那长长的鬃毛现在竖起来了,在脖子上轻轻晃动,正像一面战旗在飘扬。它谨小慎微地踏着步子,移动着身子,不断破坏着狼的进攻角度。

半空里黑影一闪,一只狼斜刺里闪电般向儿马子的脖子扑去。另一条紧跟着跃起,冲向儿马子腹部。危险!儿马子不慌不忙,身子微微一侧,长鬃“啪”的一下,宛如一条巨鞭,把第一只狼抽得在地上连翻了几个跟头,紧跟着后蹄腾空,把第二只狼踢出数丈。两只狼沮丧地爬起来,又开始组织进攻。主人勒马回逃,只在心里祝愿儿马子可别打败。

儿马子平安地回来了,它如凯旋的将军,跑进马群里左冲右撞,和母马

亲热地嬉戏，像在夸耀自己保卫马群的赫赫战功。

主人却又把它套住，又用马鞭子揍了它一顿，边打边骂：“逞能的东西，找死的东西！”打完了，又喂了它点料。

这一天，儿马子被拴在圈里，不许出去。天傍黑，远处传来狼嚎，儿马子暴躁不安，它吼、它踢马槽，简直疯了一样。在屋里喝酒的主人气冲冲出来，拿鞭要打，儿马子前蹬后踢，根本不让近前，主人只好隔着马槽揍了它两鞭子，想不到儿马子长鬃一竖，身子一侧，“啪”的一下，把主人抽了个跟头。

啊，马鬃！全是这鬃把你烧的！主人恼羞成怒地从地上爬起来，跑回屋，拿出一把锋利的剪刀，跑到马槽上去，“咔嚓咔嚓……”，马鬃纷纷落地。他得意地骂：“看你他妈再去惹事！”

这一夜，主人不断听到狼嚎和马嘶声。但他不敢出去，他相信儿马子没了鬃也不敢出去。天亮了，主人出去一看，惊呆了：槽头只剩下半截咬断的缰绳。

主人骑马去找，他走过山头，希望再看到儿马子对着红日嘶鸣；他走过山冈，希望再看到儿马子和野狼搏斗，然而他只在草地上发现了血迹……主人对着草原呼喊，草原沉默，冷冷地把他的声音抛掷回来。主人不由浑身发抖。

远处，传来得意的狼嚎。

怪 兽

申 平

他第一眼看见那兽，就料定自己今天必死无疑。谁叫他犯了山规！

这的确是一头怪兽：其身如豹，其头如虎，其眼如雕；最奇的是它的脑门上还生有一只角！它正在向这里慢慢走来。

他伏在树后，浑身筛糠，悔不该到这座山上来。年轻时师傅就曾谆谆告诫过他，千万不可到神兽山来打猎。他小心恪守，一生平安，没想到就要挂枪隐退却鬼迷了心窍……

那兽离他越来越近了，他的鼻孔里嗅到一股浓烈的死亡气息，手抖得连枪也拿不住了。唉，都是那班徒弟把他逼到这步的。他们愣说按他讲的山规根本无法打猎，为证明自己正确，他亲自操枪上山。转了一天一无所获，最后好不容易遇到一只狐狸，那家伙却偏偏窜上神兽山。为了脸面，他横心咬牙……

“他妈的，不就是个死吗？”他忽然骂起自己来了，“你还是个老猎人，就吓成这熊样子？”他反倒镇静下来，开始向那兽瞄准。

“不能打！”他忽然又想起另外一些山规来了，“不认识的东西不能打，孤猪怪兽不能打。”打了可是找死呀！可是，不打不也是个死吗？豁出去了。他又瞄准。

打哪儿呢？脑门儿！不，那儿准硬。眼睛？不行，这又犯了山规，师傅曾说打兽打眼会枪炸眼瞎。为什么会这样，他当年也问过师傅，师傅说这是打师傅的师傅……传下来的。传下来就有传下来的道理。那么只有打心了。

枪口指向了那兽两腿之间的地方，恰巧怪兽停下来，四处嗅着什么，身子横过来了。